

九寨缘

白
林
著

夕阳在沃斯喀雄峰上正在缓缓地下沉，
最后的那束阳光在海子中央连同上升的雾气一道，在四下地飘开，
你来到了海子边，

当然，最好是独自一人，这样你的思考才不会被时时地打断……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九寨缘

白 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寨缘/白林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11-3114-1

I. ①九… II. ①白… III. ①九寨沟—概况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069号

Jiuzhai Yuan

九寨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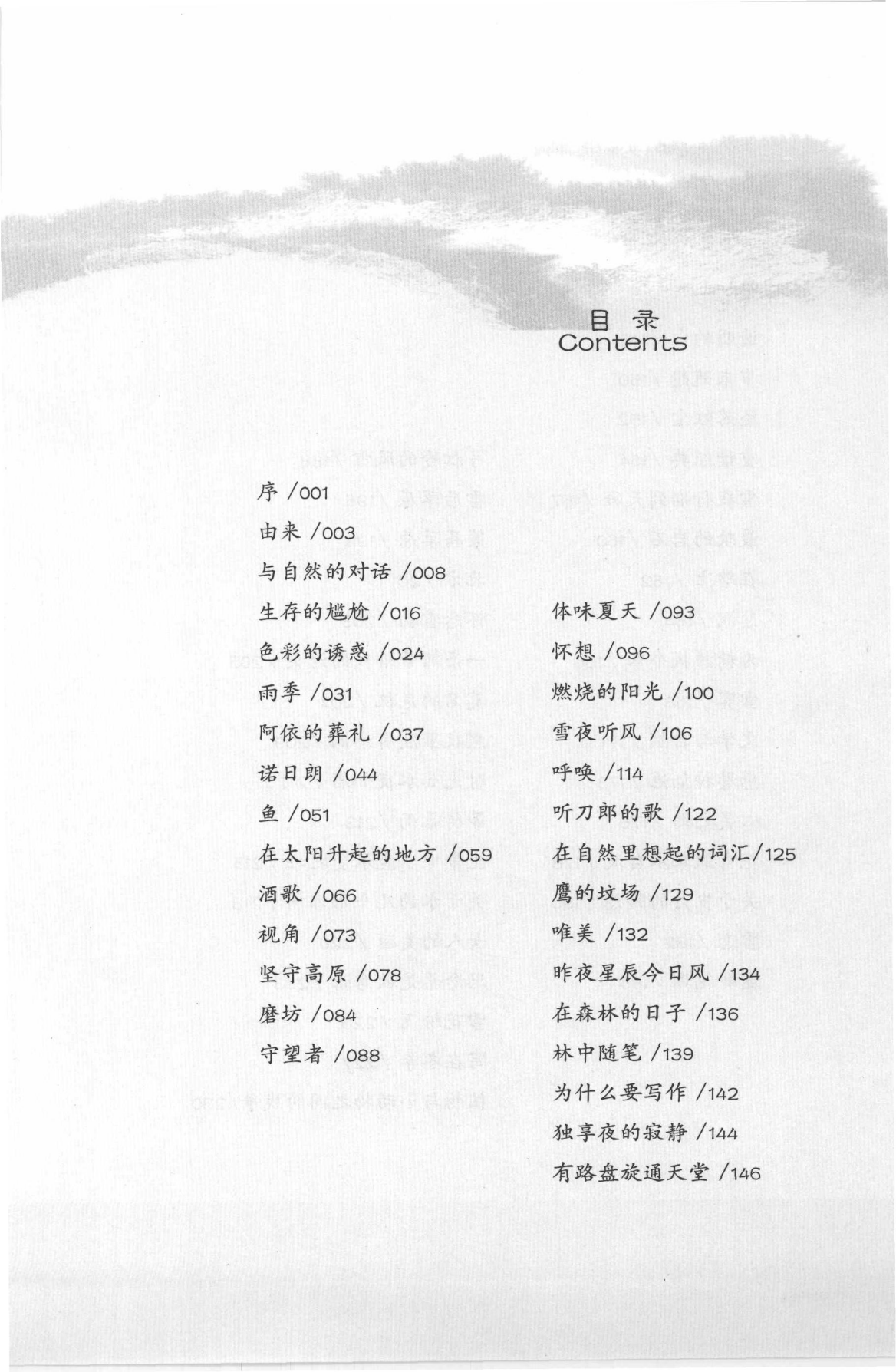
作者 白 林

责任编辑 王亚梅(85751049@qq.com)
何 炜(xiexiaohe@hotmail.com)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邹小工/经典记忆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114-1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由来 /003

与自然的对话 /008

生存的尴尬 /016

色彩的诱惑 /024

雨季 /031

阿依的葬礼 /037

诺日朗 /044

鱼 /051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059

酒歌 /066

视角 /073

坚守高原 /078

磨坊 /084

守望者 /088

体味夏天 /093

怀想 /096

燃烧的阳光 /100

雪夜听风 /106

呼唤 /114

听刀郎的歌 /122

在自然里想起的词汇 /125

鹰的坟场 /129

唯美 /132

昨夜星辰今日风 /134

在森林的日子 /136

林中随笔 /139

为什么要写作 /142

独享夜的寂静 /144

有路盘旋通天堂 /146

透明的白 /148

岁末随想 /150

坠落红尘 /152

重读经典 /154

雪夜行船到天涯 /157

最软的岩石 /160

在路上 /162

悲悯 /164

为精神找个家 /166

雪霁 /168

文学与自然 /171

感恩神仙池 /173

心灵之约 /176

花自飘零水自流 /178

关于岁月的随想 /180

雪恋 /182

迷醉花湖 /185

弓杠岭的风雪 /188

雪后草原 /196

策马草原 /199

北方 /201

怀念雪豹 /203

一条河带给我的沧桑 /205

莫名的危机 /207

黑夜里没有悲悯 /209

时光如水夜如酒 /211

等待暴雨 /213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15

关于水的几个形容词 /218

女人的美丽 /220

思念总是秋意浓 /223

雪花纷飞 /225

写在冬季 /227

植物与小动物之间的战争 /230

目录 Contents

生命的问答 /232

一些旧事 /234

一只蝴蝶 /236

海底捞金 /238

有一份感动叫盛夏 /240

夏天的魅力 /243

生命如河 /245

秋来情深 /247

月在中秋 /248

生命中的软弱 /250

一腔柔情话自然 /252

梳理 /254

昨夜降雪 /256

内心温度 /258

醉记 /260

灾难降临时 /262

命中注定 /264

大录的冬天 /266

倒春寒 /269

飞临雪山 /271

我的朝圣（代后记） /274

序

阿来

这就是白林，都快到了，才打一个电话说，我在路上，快到成都了，晚上有没有空啊。叫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正在去机场，准备前往深圳，去网站上视频聊世界杯。这已经是第二回了，我正要离开成都的时候，他却比较迟地宣布他的到来。

第一回，我很直截地说：我不在成都，我要去某某地方。

这一回，又这么说吗？自己都觉得是在故意推托，不想见到现在走动已不太频密的老朋友一样。人家难得出山一次，第一回你不在，第二回你又不在了？自己都觉得是在说假话了。于是，心里先觉得对不起人，因而底气不足，因而语气也变得吞吞吐吐，说：“你看，我又，又在外地了。就是那个足球。”

不想，这个好面子的人比我更吞吐，但总算说清楚了：他把扎在九寨这么多年来所写的有关九寨的文字都集结起来，要出一本书，要我看看，然后写点儿话在这本书前面。我听明白了，我也知道，这本书有没有我这些文字在前面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但还是当即应允下来。上飞机坐稳当了，自己又哑然失笑。前几天刚刚暗下决心，不要充大头，一定要硬下心肠，不再在别人的文字前加写那种叫做序的文字了。这一回，却一点儿都无挂碍地答应了。答应之

后，却又想起来曾经下过的决心，又一回，要自己掌嘴了。有些后悔，却也没有后悔到要从飞机上破窗而出的地步。

这天半夜要看球赛，想趁飞行时间睡上一觉，睡不着，好像又睡着了。眼睛闭着却分明看见了云白水蓝的九寨，树绿风清的九寨。看见几个人在那些美景中行走。其中有年轻时代的自己，也有白林，也有龚学敏，还有其他人。飞机颠簸时，我睁开眼。知道自己恍惚梦到九寨，梦回了一次年轻时代。

就是在九寨，与白林相识——那时，他还是一个刚从外地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后来再去九寨，就有当地的女朋友了，第三次去九寨的时候吧，一同游览风景的时候，他已经带着漂亮活泼的女儿了。再后来就来往日多。再后来，我这样的土著离开了故地，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却长久地待在那里，日益变得像一个当地的土著，而且一如既往对那片土地一往情深。这样的来去，迁移，扎根，我想正是大地与生命永远产生故事与活力的秘密所在吧。

所以，我都等不及看到那些集结成书的文字了——好在好多文字都在集结以前，断续地看过，我就迫不及待，在白林到达成都，而我却离开了成都的这个外地的夜晚，等待一场深夜的足球赛开赛的那段时间把这些文字写下来。

我要申明，这段文字是关于情感的。两个从年轻时代就因为对于文学的热爱而相识相知的人的情感和一个外乡人对于一片土地好奇，凝视，融入，以致产生深切关怀的情感，而不是关于这些文字水准高低的评判。评判是一件客观的事情，但说到白林这样年轻时代就结成的朋友，我想自己始终是主观的，始终以为他是很好的。

我只是想说，相对于他在一片不属于他故乡的土地上的全部工作与生活，文字于他并不是唯一的事功，但我却愿他与文字终生有缘，因为在这精神荒芜的世间，文字，真的就像九寨那些蔚蓝湖泊，是人心海中一块碧波荡漾的福田。

由 来

一

我把这本集子取名为《九寨缘》。

这是为什么？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九寨沟工作，转眼快三十年了。一直以为自己与这片叫做“童话世界”、“人间仙境”的自然山水是有着缘分的。

对生命和自然的真情流露，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萌动了写一本关于九寨沟的书的念头。主要是这方土地上二十多年的生活，赐予我的不仅是这片神奇山水所展示的经典魅力，更是在二十多年来风霜雨浸之中我把九寨沟早已当做了自己心灵的天堂。那时，我在九寨沟公安分局工作之余，经常深入到村寨和民间，进行着属于自己心灵文化漫游，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我早期的诗歌和小说中，我不惜笔墨抒发着对这个童话世界的眷念与热爱。这不仅基于被藏族文化所展示的独特意蕴所打动和吸引，更因为在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边地和日益被边缘化的地区，一个来自内地的青年初到青藏高原时的新鲜与冲动。伴随着青春的激情过后，一种由感性逐步到理性的

认识过程。

当旅游开发于八十年代初在九寨沟启步时，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探索的阶段我来到了这里并亲眼目睹了之后这二十多年来九寨沟沧桑巨变，并在这沧海桑田的变幻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这里的人文历史、地域风情、宗教文化的向往与关注，因而我对自己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呵护和珍惜。

地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直接表露其价值，而是通过开放和觉醒后的奋进，将其独特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内在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对其进行探究并进行表达，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阳光普照着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仙境”的九寨沟，从历史绵延到今天的藏民族生活现实，不论是在烟火气息的熏沐里，还是在坚守高原的日子中，我都目睹与体味到了一个民族由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向着旅游产业方式转变的过程。也可以这么讲，九寨沟旅游发展的二十多年正是现代文明以纷繁多姿的状态进入这片土地的过程。

每个民族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都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明和文化的传承方式及系统。每个民族都是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般和谐共处。因此，在我们这个自然和人文景观出众的偏远之地，由于当地居民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和宗教等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东西得已保存下来。历史上一个叫羊峒的部落迁移到此，生息繁衍，远离战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这里从此走上了一条越走越宽广的金光大道。

二

在这本书里，我想不仅为读者展示自然的绚丽多彩，而且，从人与自然对话和生态保护的角度，为读者讲述一部九寨沟旅游的开

发历程。当然，我自知这一美好的愿望在这本小书里也许还并未充分地展示出来。

九寨沟在我们版图的腹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带，介于第一至第三阶梯的过渡走廊，高山峡谷、莽莽森林和多民族生存于斯，多种文化形态并存。日月的轮回，历史的机遇与发展，使得这方山水如今又一次面临着历史的抉择，焕发着青春的朝气。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块神奇的西北陆地上，分布着雪山、峡谷、草原、江河；这幅亮丽的画卷中，有厚实的石头房子、有骨质的木房子、有带着嘉绒和安多藏语腔调的民风民俗，有喇嘛们的穷经皓首。智慧有时是梦幻的呓语，所有人都渴望着天堂般的幸福和美好，人们向往着朝圣的路上，获得灵魂的功德圆满，从容的眼神里透着理性的亮光。

在冰川时代，这片大地深陷于地震、泥石流以及气候变暖的融化中。逐渐，在尕尔纳和沃斯喀雄山下，形成了这片呈丫字形状的一个山谷。

在这片沟谷内整整二十多年的漫游，心灵找到了归宿般而不再是漂泊及无所适从。

山的神灵、水的神灵、人的神灵及清丽画卷中的人们，构成了“天人合一”的意境。所谓“童话世界”、“人间仙境”正是以其自身的纯净和绵旺的气息，充满着空气清新与众水色彩的诱惑。因此，从九寨沟之外来到这里旅游的人们，看到了天下最好的水和一个民族正在走向现代文明的生活。

抱着人与自然的对话想法，我把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倾注在自己的笔下。

三

在生态与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焦点的今天。一个以纯自然风景特有的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

复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也就不可避免地染指这片土地。一时间规划失序，乱搭乱建，违法违规建筑占据着景区内外狭长而有限的土地，使政府面临着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巨大压力。

从1999年底开始，当地政府就意识到生态危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很可能葬送旅游，很可能使这片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成为仅供后人怀想的遗址。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九寨沟先后荣获“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绿色环球21”三项国际桂冠之后，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显得尤为迫切。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了九寨沟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当世界人民都知道九寨沟的时候，昔日单一的交通形式已被打破，空中航线的开通使得更远方的人们能够以快捷的方式迅速地抵达这里。而生态环境治理和规划则通过当地政府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4年9月得以全面的完成。一个显山露水、多姿多彩的九寨沟在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展示在世人面前。

四

这本集子主要收录的是我1998年、1999年和最近几年所写的部分散文与随笔。我自知对于散文并非圆熟，而我之所以把这本集子取名为《九寨缘》，也有着对随意的笔法自量的意思。

我虽一直追求所谓精神的完美和自我的完善，但在写作过程之中却每每不能做到。这固然有学识及笔力不逮的原因，但可以欣慰的是这些文字是心灵放纵于九寨沟和青藏高原自然山水时的真情流露。我想，这就足够。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九寨沟工作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

正好这本集子是对自己二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的一个小结，也

是对我所有曾经欢乐与痛苦的日子纪念。

五

在我决定要出版这本小集子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珍惜，其次是感恩。独立的思考和思想自由，或许就是自己远离一些“圈子”的理由。

首先，我要感谢生活。

感谢九寨沟和青藏高原神奇的山水。

感谢在我成长过程中，教育我不忘感恩的母校——四川师范大学。

感谢阿来主席在繁忙之中作序和我长期的关爱。

感谢我的好朋友、诗人龚学敏和《星星》诗刊主编梁平。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我出版这本集子的人们，是你们的厚爱让我至今仍有勇气提起笔，继续书写一个与高原融为一体的人的心灵独语。

2010年6月于成都榕园

与自然的对话

一

从江漳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平原，一头扎进川西北的大高原，于我已经是十五年了。一个人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放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应该说还算是幸运。这不是具有布尔乔亚似色彩般的矫情与陶醉，而是几乎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自己就是面对山水自然生活。

这期间大致经历了沉默、无奈到漫游，最后到思索产生一种对话的欲望。自然山川在我的眼中不啻是无言而有情的，不论是春夏秋冬的变换，还是树木花草的四季不同。在我的心目中：自然已不仅是物化得令人一想到就心驰神往的乐园，而且是心灵和精神的寄寓所在。所谓人与自然的话题看来是具有理性而具永恒的价值。本来在传统文人的眼中，自然就永远是歌咏不完的。或者说是明丽的自然和山水成就了一大批的文人，反过来某山某水也因为历史上大诗人大文豪的歌唱，成为了今天的人们趋之若鹜的风景名胜之地。

但在我却没有那般的幸运，所在的地方恰恰是纯自然山水的异方。在历史上既没有哪位文人骚客光临，或几乎就是没有谁留下过

千古绝唱，更不用说是香火旺盛之地了。然而，我却十分地庆幸自己拥有不论是从自然景观，还是从人文关怀上所占据的神奇山水。

从纯地域的划分上来看，我所在的地方在历史上就是民族杂居区，是山高皇帝远的位于版图的腹地却又是最封闭、最落后、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即使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鲜为人知的边地。抱着一个年轻教师的梦想，我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了这个地方。同时，还带着对文学的热情。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热情被失落取代，只剩下了日子和高原特有的蓝天，还有太阳。在数次的高山、峡谷、森林和大草原的穿越中、在思索与痛苦的挣扎里、在对生命的意识自我反省的时刻、在遭遇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一次次挫折时、在一度变得消沉而颓废的日子里、在对故乡铭心刻骨的思念之中、在生命像火焰一般的白白燃烧感到时光一去就不会再来的煎熬状态下，美好的东西支撑着我的信念，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理性的光芒像一剂良药正医治着我的心灵上已经生锈的斑点。

于是，我静下心来。

为着来临的理性而把个人的伤感暂时丢在了一边，用脚步和灵魂开始了文化的苦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与自然对话的行动。我一直就不太喜欢或不大习惯对自然山水进行过于呻吟的吟诵，这倒不是对风花雪月的拒绝，也不是对生活烦恼的逃离，而是天性使然的一种放纵。

同时，渐渐地对自己过去的某种行为，对周遭的烦琐就有了些背离的倾向。因而，人生这个既透出人性光芒的理想又有着生命意味的沉重字眼，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所替代。

但是，当我真正地面临着大自然这道并不轻松的命题时，却感到了什么叫无从入手。原来自然并不是你随便就可以进入的，并不

是你买了张门票，就算是进入了自然。更不是你拿着一只傻瓜照相机在那里摆好姿势，叫别人来按一下快门的事情。

不是你比平日放纵一些，即使有旁人也不会觉得有多出格多兴奋的举动，而是自然山水使你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倒反让人觉得你不好理解。我相信每一个到自然山水怀抱里来的人，无不是兴高采烈，或怀着一份美好的心情，就是想浪漫一下，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张狂。但是，自然给人的远远不止是这么一回事儿。

三

还是先说生命。

自然是有生命的。我想这是不争的事实。生命的妙处在哪里，这也许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孔老夫子有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因为自然在先人们的眼中是跟山水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一方面想象力过于发达，另一方面却又是萎缩的。自然山水传统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实在是车载不完。李白有两句：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但是，对于讲究意境的传统诗人，李白的生命像高天的皓月一般。凡人如我只有仰止的份儿。不说也罢，对于今天的诗人，生命是不会停歇的歌唱。

自然在诗人的心目中，始终是有分量的。但是仅有分量就够了么？诗人缺少的不是激情，不是词汇，也不是发现，而是与自己身处的自然家园所匹配的表达。

诗人是什么？

是二十世纪快要消失的一种职业或非职业，还是少数不懈地努力追求精神理想的完美主义者。诗人能够担负起诗歌之外的有关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吗？诗人是梦幻的朋友，现实的敌人吗？

诗人是使其他的人一想起就觉得与众不同的“疯子”吗？

不是。

诗人是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理想是构建在真实的基础上，是

对人文终极关怀的一种守护。

诗人生来就是发现美、表达美的，这或许是上苍赋予了诗人的权利。诗人的生命也就因此而变得美丽，变得与众不同。

在我们这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度，诗人似乎过好日子或一生平平安安的不太多，这并非诗人是天生的“贱骨头”，也不是诗人除了会作诗，就过不来好日子，而是诗人是对生命的意识或我们常说的那个“自我”有着比一般人更早的觉悟。

于是，作为肉体的存在，他们或许人生坎坎坷坷，但是作为精神的存在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像星光闪烁。

谁能说做一个诗人就一定是不幸的呢。

四

自然神韵铸造了山水的灵魂。

大自然的生命演化进程就像我们人类的发展一样，也历经了生长的过程。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此可见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虽然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太多可资查阅的文字，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人文风情。并不是把自然放在与世隔绝的状态，而是从民族杂居区现存的生活习俗中，多少还能看到一种文化的融合后的痕迹。可惜的是，对于人文研究并非我的专业，而是想或试图以对话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或想法讲出来而已。

我对自然的认识是从九寨沟开始的。

九寨沟的美不仅是自然山水，而且，还有人文风情。记得是在十五年前，第一次到九寨沟里旅游时，虽说对一些东西还说不上如何明白清楚，但是有一点却让我难以忘怀。我是在九寨沟知道了什么叫天人合一。那种美丽令人感动和战栗，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不是地球上的风景，而是到了另外一个什么星球。虽然此后，我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自己不下几百次地进入了九寨沟。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仍旧是第一次的感觉最好。由于工作关系我也不